

宋史

冊
五

宋史卷三百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七十二

富弼

子紹庭

文彥博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初母韓有娠夢旌旗鶴鴈降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弼少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奇之曰王佐才也以其文示王曾晏殊妻以女仁宗復制科仲淹謂弼子當以是進舉茂材異等授將作監丞簽書河陽判官仲淹坐爭廢后事貶弼上言是一舉而二失也縱未能復后宜還仲淹不聽通判絳州遷直集賢院趙元昊反弼疏陳八事乞斬其使者召爲開封府推官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弼請罷宴徹樂就館賜北使酒食執政不可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爲朝廷羞後聞契丹果罷宴帝深悔之時禁臣僚越職言事弼因論日食極言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寇鄜延破金明鈐轄盧守勳不救內侍黃德和引兵走大將劉平戰死德和誣其降賊弼請按竟其獄德和坐

要斬夏守斌爲陝西都部署又以入內都知王守忠爲鈐轄弼言用守斌旣爲天下笑今益以守忠殆與唐監軍無異守勲德和覆車之轍可復蹈乎詔罷守忠又請令宰相兼領樞密院時西夏首領二人來降位補借奉職弼言當厚賞以勸來者事下中書宰相初不知也弼歎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邪更極論之於是從弼言除鹽鐵判官史館修撰奉使契丹慶曆二年爲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堂吏有僞爲僧牒者開封不敢治弼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呂夷簡不悅會契丹屯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求關南地朝廷擇報聘者皆以其情叵測莫敢行夷簡因是薦弼歐陽修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請留之不報弼卽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爲動色先以爲接伴英等入境中使迎勞之英託疾不拜弼曰昔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英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英感悅亦不復隱其情遂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足矣弼具以聞帝唯許增歲幣仍以宗室女嫁其子進弼樞密直學士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柰何逆以官爵賂之遂爲使

報聘既至六符來館客弼見契丹主問故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爲羣臣請舉兵而南吾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耳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壯士健馬物故大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治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然所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帛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朕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

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己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又言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必不可狀且言北朝旣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昏可議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歸曰俟卿再至當擇一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歸復命復持二議及受口傳之詞于政府以往行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啓視果不同卽馳還都以晡時入見易書而行及至契丹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遺我之辭當曰獻否則曰納弼爭之契丹主曰南朝旣懼我矣於二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故不憚更成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至於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弼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

於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弼聲色俱厲契丹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劉六符來弼歸奏曰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朝廷竟以納字與之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命聞一子生皆不顧又除樞密直學士遷翰林學士皆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乎三年拜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兼侍讀學士七月復拜樞密副使弼言契丹旣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以誥納上前而罷踰月復申前命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弼乃受帝銳以太平責成宰輔數下詔督弼與范仲淹等又開天章閣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爲者且命仲淹主西事弼主北事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爲本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不稱臣弼言契丹臣元昊而我不臣則契丹爲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四年契丹受禮雲中且發

兵會元昊伐呆兒族於河東爲近帝疑二邊同謀弼曰兵出無名契丹不爲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今契丹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城威塞以備之呆兒屢寇威塞契丹疑元昊使之故爲是役安能合而寇我哉或請調發爲備弼曰如此正墮其計臣請任之帝乃止契丹卒不動夏竦不得志中弼以飛語弼懼求宣撫河北還以資政殿學士出知鄆州歲餘讒不驗加給事中移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爲大冢葬之目曰叢冢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帝聞之遣使褒勞拜禮部侍郎弼曰此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蒸爲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爲式王則叛齊州禁兵

欲應之或詣弼告齊非弼所部恐事泄變生適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青弼度其可用密付以事使馳至齊發吏卒取之無得脫者卽自劾顓擅之罪帝益嘉之復以爲禮部侍郎又辭不受遷大學士徙知鄭蔡河陽加觀文殿學士改宣徽南院使判并州至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帝微覘知之以語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豈若今日人情如此哉修頓首賀帝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慄弼彥博入問疾因託禳禳事止宿連夕每事皆關白乃行宮內肅然語在彥博傳嘉祐三年進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弼爲相守典故行故事而傳以公議無容心於其間當是時百官任職天下無事六年三月以母憂去位詔爲罷春宴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復帝虛位五起之弼謂此金革變禮不可施於平世卒不從命英宗立召爲樞密使居二年以足疾求解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揚州封祁國公進封鄭熙寧元年徙判汝州詔入覲許肩輿至殿門神宗御內東門小殿令其子掖以進且命毋拜坐語從容訪以治道弼知

帝果於有爲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姦人得以傳會當如天之
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無不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對曰陛
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至日昃乃退欲以集禧
觀使留之力辭赴郡明年二月召拜司空兼侍中賜甲第悉辭之以左僕射門
下侍郎同平章事時有爲帝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者弼聞而歎
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
輔拂諫爭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卽上書數千言力論
之又言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勿以同異爲喜怒喜怒
爲用捨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姦險得志又多出親批若事事皆中亦非爲
君之道脫十中七八積日累月所失亦多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大抵小人惟
喜生事願深燭其然無使有悔是時久旱羣臣請上尊號及用樂帝不許而以
同天節契丹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弼言此盛德事正當以此示之乞并罷上
壽帝從之卽日雨弼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帝手詔褒荅之王安

石用事雅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章數十上神宗將許之問曰卿
卽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神宗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拜武
寧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改亳州青苗法出弼以謂如是則財聚
於上人散於下持不行提舉官趙濟劾弼格詔旨侍御史鄧綰又乞付有司鞫
治乃以僕射判汝州安石曰弼雖責猶不失富貴昔鯨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
流弼兼此二罪止奪使相何由沮姦帝不答弼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
願歸洛養疾許之遂請老加拜司空進封韓國公致仕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
害知無不言郭逵討安南乞詔逵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爭河東地界言其
不可許星文有變乞開廣言路又請速改新法以解倒懸之急帝雖不盡用而
眷禮不衰嘗因安石有所建明却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
歎者卽當至矣其敬之如此元豐三年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故父參知政事
時當仁宗服藥嘗與弼及文彥博議立儲嗣會朔日有瘳其事遂寢帝以問彥
博對與同老合帝始知至和時事嘉弼不自言以爲司徒六年八月薨年八十

手封遺奏使其子紹庭上之其大略云陛下卽位之初邪臣納說圖任之際聽受失宜上誤聰明浸成禍患今上自輔臣下及多士畏禍圖利習成敝風忠詞讜論無復上達臣老病將死尙何顧求特以不忍上負聖明輒傾肝膽冀哀憐愚忠曲垂采納去年永樂之役兵民死亡者數十萬今久戍未解百姓困窮豈諱過恥敗不思救禍之時乎天地至仁寧與羌夷校曲直勝負願歸其侵地休兵息民使關陝之間稍遂生理兼陝西再團保甲又葺教場州縣奉行勢侷星火人情惶駭難以復用不若寢罷以綏懷之臣之所陳急於濟事若夫要道則在聖人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辨耳陛下審觀天下之勢豈以爲無足慮邪帝覽奏震悼輟朝三日內出祭文致奠贈太尉諡曰文忠弼性至孝恭儉好修與人言必盡敬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亢禮氣色穆然不見喜愠其好善嫉惡出於天資常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於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其終身皆出於此云元祐初配享神宗廟庭哲

宗篆其碑首曰顯忠尙德命學士蘇軾撰文刻之紹聖中章惇執政謂弼得罪先帝罷配享至靖康初詔復舊典焉

紹庭字德先性靖重能守家法弼薨兩女與壻及甥皆同居紹庭待之與父時不殊一家之事毫髮不敢變族里稱焉歷宗正丞提舉三門白波輦運通判絳州建中靖國初除提舉河北西路常平辭曰熙寧變法之初先臣以不行青苗被罪臣不敢爲此官徽宗嘉之擢祠部員外郎未幾出知宿州卒年六十八子直柔紹興中同知樞密院事別有傳

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其先本敬氏以避晉高祖及宋翼祖諱改焉少與張昇高若納從潁昌史炤學炤母異之曰貴人也待之甚厚及進士第知翼城縣通判絳州爲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西方用兵偏校有臨陳先退望敵不進者大將守著令皆中覆彥博言此可施之平居無事時爾今擁兵數十萬而將權不專兵法不峻將何以濟仁宗嘉納之黃德和之誣劉平降虜也以金帶賂平奴使附己說以證平家二百口皆械繫詔彥博置獄于河中鞠治得實德

和黨援盛謀翻其獄至遣他御史來彥博拒不納曰朝廷慮獄不就故遣君今
案具矣宜亟還事或弗成彥博執其咎德和并奴卒就誅以直史館爲河東轉
運副使鄜州餉道回遠銀城河外有唐時故道廢弗治彥博父洎爲轉運使日
將復之未及而卒彥博嗣成父志益儲粟元昊來寇圍城十日知有備解去遷
天章閣待制都轉運使連進龍圖閣樞密直學士知泰州改益州嘗擊毬鈴轄
廨聞外喧甚乃卒長杖一卒不伏呼入問狀令引出與杖又不受復呼入斬之
竟毬乃歸召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貝州王則反明鎬討之久不克彥博請行
命爲宣撫使旬日賊潰檻則送京師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薦
張環韓維王安石等恬退守道乞褻勸以厲風俗與樞密使龐籍議省兵凡汰
爲民及給半廩者合八萬論者紛然謂必聚爲盜帝亦疑焉彥博曰今公私困
竭正坐兵冗脫有難臣請死之其策訖行歸兵亦無事進昭文館大學士御史
唐介劾其在蜀日以奇錦結宮掖因之登用介旣貶彥博亦罷爲觀文殿大學
士知許州改忠武軍節度使知永興軍至和二年復以吏部尙書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與富弼同拜士大夫皆以得人爲慶語見弼傳三年正月帝方受朝疾暴作扶入禁中彥博呼內侍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之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邪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同列劉沆富弼謀啓醮大慶殿因留宿殿廬志聰曰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時邪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上變不使入明日言有禁卒告都虞候欲爲亂沆欲捕治彥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都虞候何如人懷德稱其愿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衆乃請沆判狀尾斬於軍門先是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商湖河穿六溲渠入橫壠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弼陰約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俟執政聚時於殿庭抗言國家不當穿河于北方致上體不安彥博知其意有所在然未有以制之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政亦繼隆所教也史志聰以其狀白執政彥博視而懷之不以示同列而有喜色徐召二人詰之曰汝今日有所言乎曰然彥博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

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僭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安衆皆曰善旣而議遣司天官定六漵方位復使二人往繼隆白請留之彥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教之者耳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漵恐治前罪更言六漵在東北非正北也帝疾愈彥博等始歸第當是時京師業業賴彥博弼持重衆心以安沆密白帝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聞之以沆判呈帝意乃解御史吳中復乞召還唐介彥博因言介頃爲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時以彥博爲厚德久之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封潞國公改鎮保平判大名府又改鎮成德遷尙書左僕射判太原府俄復鎮保平判河南丁母憂英宗卽位起復成德軍節度使三上表乞終喪許之初仁宗之不豫也彥博與富弼等乞立儲嗣仁宗許焉而後宮將有就館者故其事緩已而彥博去位其後弼亦以憂去彥博旣服闋復以故官判河南有詔入覲英宗曰朕之立卿之力也彥博竦然對

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聖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力之有兼陛下登儲纂極之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與焉帝曰備聞始議卿於朕有恩彥博遜避不敢當帝曰暫煩西行卽召還矣尋除侍中徙鎮淮南判永興軍入爲樞密使劍南西川節度使熙寧二年相陳升之詔彥博朝廷宗臣其令升之位彥博下以稱遇賢之意彥博曰國朝樞密使無位宰相上者獨曹利用嘗在王曾張知白上臣忝知禮義不敢效利用所爲以紊朝著固辭乃止夏人犯大順慶帥李復圭以陳圖方略授鈐轄李信等趣使出戰及敗乃妄奏信罪彥博暴其非宰相王安石曲誅信等秦人冤之慶州兵亂彥博言於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靜重爲先陛下厲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敝爾安石知爲己發奮然排之曰求去民害何爲不可若萬事隳脞乃西晉之風何益於治御史張商英欲附安石撫樞密使他事以搖彥博坐不實貶彥博在樞府九年又以極論市易司監賣果實損國體斂民怨爲安石所惡力引去拜司空河東節度使判河陽

徙大名府身雖在外而帝眷有加時監司多新進少年轉運判官汪輔之輒奏
彥博不事事帝批其奏以付彥博曰以侍中舊德故煩臥護北門細務不必勞
心輔之小臣敢爾無禮將別有處置未幾罷去初選人有李公義者請以鐵龍
爪治河宦者黃懷信沿其制爲濬川杷天下指笑以爲兒戲安石獨信之遣都
水丞范子淵行其法子淵奏用杷之功水悉歸故道退出民田數萬頃詔大名
核實彥博言河非杷可濬雖甚愚之人皆知無益臣不敢雷同罔上疏至帝不
悅復遣知制誥熊本等行視如彥博言子淵乃請覲言本等見安石罷意彥博
復相故傅會其說御史蔡確亦論本奉使無狀本等皆得罪獨彥博勿問尋加
司徒元豐三年拜太尉復判河南於是王同老言至和中議儲嗣事彥博適入
朝神宗問之彥博以前對英宗者復于帝曰先帝天命所在神器有歸實仁祖
知子之明慈聖擁佑之力臣等何功帝曰雖云天命亦繫人謀卿深厚不伐善
陰德如丙吉真定策社稷臣也彥博曰如周勃霍光是爲定策自至和以來中
外之臣獻言甚衆臣等雖嘗有請弗果行其後韓琦等訖就大事蓋琦功也帝